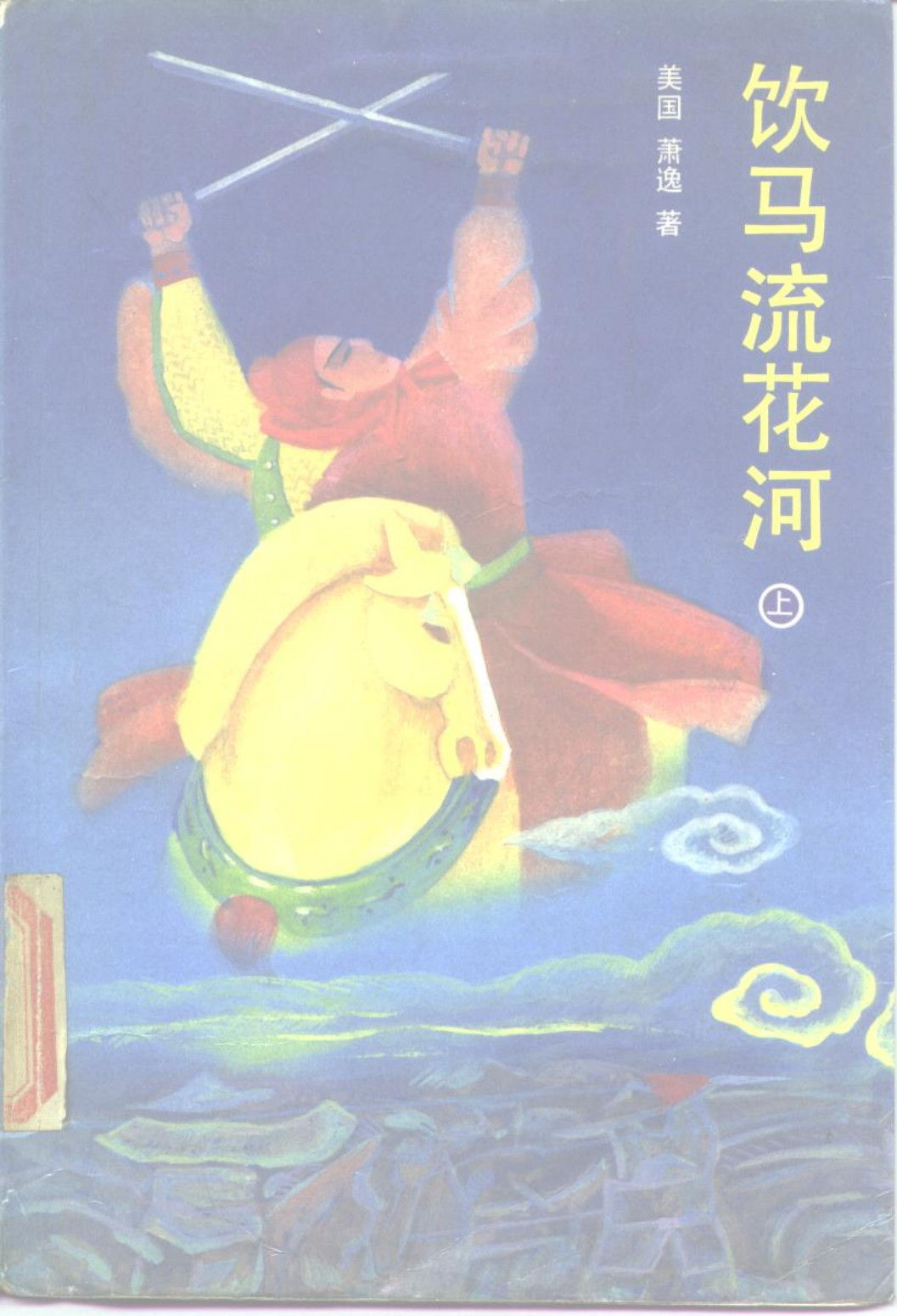


饮马流花河

①

美国 萧逸 著



饮马流花河

④

美国 萧逸 著



饮马流花河

①

美国 萧逸 著

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一九八八·北京

饮马流花河

美国 萧逸 著

①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一九八八·北京

饮马流花河

美国 萧逸 著

①

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一九八八·北京

饮马流花河

美国 萧逸 著

①下



饮马流花河(上、中、下) 美国 萧逸 著

中国**友谊出版公司**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$\frac{1}{2}$ ·29%·691 060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书号: 10309·207 印数: 1--105,000
ISBN 7-5057-0059-6/Ⅰ·34 定价: 9.20元



作者像



作者与梁实秋教授合摄于台北梁府

书剑二十春

为《饮马流花河》催生作

萧逸

如果我不是一个武侠小说作者，我将会做些什么？有时候我会常常想到这个有趣的问题。

科学家？曾是我幼年向往的抱负，可怜我的父亲，直到老年，还执迷不悟地这样期望着我，这一点我确实令他老人家失望（我子培宇，今春参加全美入大学会考，以极优异成绩，荣获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就读许可），也许这个心愿，由他孙子来代替完成吧！

外交家？虽然很多亲友都认为我是这块“材料”，但是我自己却知道，我的确不是这块材料。

军人？公务人员？或是一个戏剧导演？恐怕都不会是！

那是因为我脑子里的幻想太多，且又有太丰富的感性，这样的一个人，难免会给予人“不落实”的感觉，三十六行，行行不通，似乎唯一只有一条路好走——一个小说作家，一个“武侠”小说的作家。

就这样，我开始写武侠小说了，一写就是二十三年，那一年是一九六〇年，一个花开如锦的明朗春天。那一年我二十三岁。

DB 10/24

一个艰苦写作，历时二十三年之久的职业作者，当然不是一个“新”作者。“新”作者与“老”作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：前者是一块未经开垦的处女地，资源丰富，一切充满了新生的朝气，就象是一个新发掘的矿泉，左右逢源，无尽无竭，不必深入，即可丰收（当然，先决条件是本身肚子里要有东西）。“后”者便不同了，那是因为矿泉已枯，如果你还不死心地渴望着要去发掘些什么东西的话，便只有“深入”探讨、努力“发掘”之一途了。特别是“人性”的这一方面，它的迂回腹地可也大了，一经涉猎，浩瀚无边，无远弗届，对于一个久经历练，曾经“长夜痛哭”的资深作者来说，这里才是他惟一可以施展身手，大展抱负之处，舍此之外，一意地去要求“突破”与“创新”，何其愚也。其实“人性”的探讨，本来就涵盖了“创新”与“突破”。只看身为作者的本人，过去的岁月是如何度过？有人努力充实，自然不忧匮乏，有人醉生梦死，自然灵性尽灭了。

上天怜悯，给那些资深的人以生存之道，不只是从事“小说家”而言的作者而已，任何行业都是一样的，不是吗？

来美六年，一直定居在繁华的“好莱坞”。仍然是从事艰苦而充满了“奋斗”的写作生涯，除了武侠小说之外，剧本、散文、专栏，啥都写，多年来数目也相当可观了，算一算光只是散文专栏也有八百多篇了。

似乎命里注定了非写“武侠”小说不可，无论绕了多大的圈子，最后还是得回来，落在“武侠小说”这个小框框里。

这是“命”！

这个“命”，有时候也蛮可爱的。

想想看，这个世界跑的地方实在也不少了。

在南非，四季花开的约堡，白浪轻泛的开普敦，甚至于落后洪荒的非洲小国，战火频传的莫桑比克，我都曾一笔在手，快

乐如仙。

春在巴黎，秋来伦敦，或水乡泽国的威尼斯，或风光旖旎的奥国森林……那么多美好的地方，我都不曾辜负了“少年头”，都曾懒洋洋地享受过这个“命”所赐给我的悠闲快乐时光。

设非是身为“作家”的这样一个“命”，我曷能有此近乎于奢侈浪漫(指时空而言)的享受！这个“命”既是如此的嘉惠于我，我又焉能不为“命”而“卖命”？

在洛城，虽然“大隐”于繁华的好莱坞，我的生活仍然是贫瘠与孤独的……

是不是每一个作家的生命，都是孤寂的，不得而知。但是有一点似可肯定，那就是：没有尝过“孤独”滋味，饱受“寂寞”啃噬过的人，不堪承当为一个作家，即使是，也绝不杰出。

古往今来，多少伟大著作，多少感人至深的诗章绝句，无不成就于作者的绝顶孤寂岁月，一本唐诗，说明了简直就是作者寂寞的歌声。

让我们闭目微思，神游于诗中仙圣，或词中三李那些发人深省，启人灵思的绝妙好句子吧，这些脍炙人口的灵思妙想，设非是作者当时处身在绝顶孤单、寂寞侵压之下，曷能臻此？

所以，作为一个小说作家来说，乃是在应以平和的心胸，去接纳属于他应有的一份寂寞。

这话说来容易，实践起来可就难了。

闭门读书，穷究学问，终必“学富五车”可以称“家”矣，这个“家”是“文学家”，可不一定是“小说家”。除了饱经世故，练达人情之外，作为一个“小说家”言，特别还需要的是那一点“未泯”的童心，再加上丰富的“幻想”，后二者对于一个从事武侠小说著作者来说，简直不可或缺。

一个人付出什么，便当收获什么。作为一个小说家来说，我

以为他所付出最多的，应该是感情，一个没有浓厚感情的人，简直不敢想他能成就为一个作家，因为不如此，作品便不足以感人，自不为读者所喜爱了。

提笔时“静若处子”，落笔时便有“动如脱兔”的冲动，世事之一切，无不要求对称平衡，其实不足为怪。人们看小说，是企冀从中取乐，身为作家的人，其“乐”又自何来？

准乎此，一个作家的收获，如果仅仅只是金钱方面，即使稿酬再丰，他内在生命也将是黯淡枯竭的，他所追求的应该是“感情”的回偿！这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才子名士皆好风流，“风流”这两个字也老爱缠着“作家”不放的原因，虽非绝对，却必有因。

话扯得太远了，似有“离题”的感觉。

一向习惯于白日写作——作白日梦。清晨九时，是我一天工作的开始。

目前有九份报纸及两份杂志在连载我的小说，我的辛苦与枯竭也就可以想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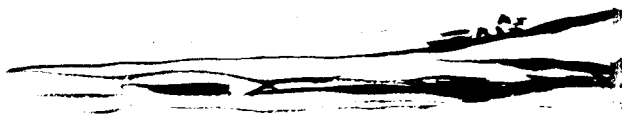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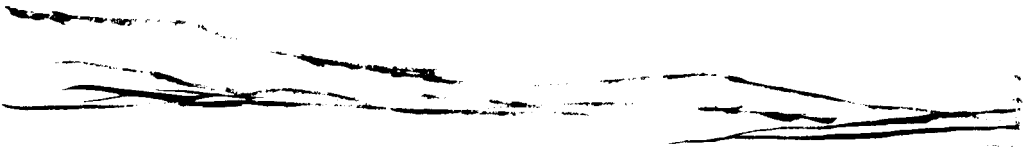
《饮马流花河》是今年开年以来，我的第一篇问世小说，我不得不慎重，原因是很多人对我这篇小说，都抱着“高”的希望……

拿笔之初，我仿佛变成了一个新手，变得不会写了，天知道，谁能体会出一个面对广大读者群众的作家内心沉重的压力？

我希望这篇小说不会使读者失望，最起码，我是以恭谨严肃的心情来写这篇小说的，别的我也就无能顾及了。

责任编辑：王 钢

装帧设计：庞秋阳



门前流水白蘋花，
岸上无人小艇斜；
商女经过江欲暮，
散抛残食饲神鸦。

唱歌的人载歌载舞，一手横笛，一手击鼓，身后众儿扬声以和，飞袂睢舞，其音协黄钟羽末，如吴之声，含思婉转，有淇濮之艳，而少北地之慷慨激昂，间以眼前之皑皑白雪，大地冰封，却是大相径庭。

除了为首状似疯癫的歌者之外，身后众儿男女，尽是本地人家，当此残雪未融，冬阳初现的一霎，一行人舞竹击节，踏着眼前这条蜿蜒的青石板道，一径的迤邐而下，载歌还舞，渐行渐远。歌声下，那裂人肌肤的冬风也似欲振乏力。

两只灰毛狗夺门而出，直认着前行人狺狺而吠，阔口獠牙，十分狰狞。

有人闻声而出，却似晚了一步。

“咦，这是从何说起？”管二老爷直着一双眉毛，啧啧称奇地道：“这是皇甫松的‘竹枝’令，巴蜀之音，怎么会在咱们这个地头上流行起来？怪事怪事，那领头唱歌的人好嗓音，是谁？你

们谁见过？”左右看了一眼，无人答腔。

“咳！二老爷是说那唱歌的君探花？小人倒是见过几次。”搁下了手上的煤车，老刘打对边走了过来，一面向发须斑白、衣着讲究的管二老爷拱手问安。

“君探花？”二老爷脸上透着希罕：“难道他还是个探花？”

“这就不清楚了。”老刘搓着生有厚茧的一双粗手讷讷道：“反正大家都这么称呼他，有人还管他叫状元呢，说是这个人学问可大了。”

“荒唐，”管二老爷一面扣好了身上的扣子：“这个人以前怎么没见过，他是打哪里来的？”

“回二爷的话，这可就不清楚了，”老刘挤巴着一双见风流泪的火眼，思索着：“许是南边来的，来了总有个把月了，就住在河对边，说是写得一手好字。只是人怪得很，不太爱搭理人。二老爷是不是要传他到衙门里问话？”

“那倒不必，人家也没犯案。”

说着，管二老爷挥挥手，支开了老刘。身边的跟班儿赶上来递上了一袋子烟，二老爷接过来抽了一口，一径的迈八字步，踱向面前白雪覆盖着的流花河岸。

河水冰封，象是千万里长的一条大银龙，一径的迤迤而西，把眼前大地雪原，一切为二。

长久以来，这流花一河，无负于河西四郡，给了当地居民多少富庶！土壤赖以滋润，人民赖以为生。春化之后的河水，永远是那么清澈，清得连水底游鱼都历历在眼，更别说绵延两岸的千里杏花，所赋予人们的诗情画意了。

冰封的河面上，有人用冰橇子在载运东西，老大的红木树干，总有一人来高，拉拖在冰上滋滋作响，真怕那将解的春冰不胜负荷，一下子裂开来，连人带牲口全数完蛋，人的命恁地

不值钱哪。

管二老爷一袋子烟下了肚，算是过足了瘾，啐了一大口浓痰，这才想起来回头招呼小跟班儿套车，却不知一阵子寒风袭体，打树梢上簌簌落下了一天的花瓣儿，散落了他满头满身。

仰起头来看看，花色嫣然，纷红一片，却不是那几株老树盘根的腊梅，敢情是早生多情的桃花绽放了。

“这才多早晚，怎么连桃花都开了？老天爷，时令不对呀……”

看着，想着，管二老爷满脸透着古怪。

也说不上是什么真的古怪，只是管二老爷心里却久悬不下，他疑惑着象是有什么祸乱，即将要在这片平静的地方发生了。

手里提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，这个人老远地打山那边过来，时间总是在“未”时前后。

一身灰布长袄，象是名贵的“灰背”里儿，却有好些地方都已光板少毛，灰色的罩袍，都已磨得发了白，可是穿在他身上，倒也不显得寒酸。

固然是“人要衣装，佛要金装”，可是穿衣服总得要有个架子，有了架子再看气势，也就是所谓的“气宇”，这一点最是重要。否则徒具其表，而无内涵，可就是所谓的“穿上龙袍不象皇帝”了。

皇帝不见得个个漂亮，更不一定身材魁梧，有的甚至于还很丑，其貌不扬，只是有一样——“穿上龙袍就是象皇帝！”

这阵子雪下了总有个把月了。

好象就是在开始下雪的那一天，这个人就来了，一头扎进了老梅盛开的山洼子里。动手搭了两间竹屋，他就住了下来，再也懒得动弹。一住个把月，直到现在为止，却没有丝毫要走的意思。